

第二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藉「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子女，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¹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²瓦灶，未足妨我襟懷；況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頑深有趣味。

既為夢幻，何真事之有？「曾歷……」「故隱……」可見所歷是真，非夢，但最後又確是一番夢幻，至少感到是夢了。夢耶？真耶？是人生的「根本」問題，也是文學的根本問題。無真無文學，無夢行嗎？

天恩祖德、錦衣紈袴、飫甘饜肥的追憶、懷舊、輓歌。「背教」、「負訓」、「無成」、「潦倒」，懺悔錄。能真誠懺悔的作家可愛了。立傳。

解悶。非不鄭重。非端起架子。懷舊、懺悔、立傳、解悶，這是曹雪芹的文學動機說兼文學功能論。

旨在提醒一切皆夢幻，不可太癡迷，這是作者的真誠表白，卻又自相矛盾。如盡為夢幻，還懷舊、懺悔、立傳做什麼？

卻說那女媧氏³，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⁴，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骼不凡，豐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⁵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鑄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 曹雪芹寫了一大段對於「通俗文學」的批評，主要批評兩條，色情與公式化。倒也切中。一、曹公確有此意見。二、曹公表白自己還是正人君子，反對淫穢污臭，實是大大地好人。三、表白自己的嚴謹、獨創，並無不良居心的創作方法。三者皆存，以三為主。作者在文學上其實自負自信。小說裡夾着文論，倒也「現代」！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⁷滿篇子建，⁸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詞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世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為何如？」

中國特色的方法論：從大、玄、古、源破題，從發生學奠基，從○↓一開始。零一，餘一，注定了中式多餘的人（石塊）的命運。煅煉，或鍛煉！

未說眾石多麼「有才」，而自怨「無才不得入選」，真這樣謙虛麼？只說自怨自愧，自然無謗無爭。

嗟而悼之，作家本分，而已。

鮮瑩明潔——縮。確可愛也。

沒有商品意識，一笑。多管閒事。

人間自有好去處也。惜不是人皆去得。

生前焉知生命事？死前焉知？

誰不知？石頭不知。僧亦不知嗎？人不知，「上帝」亦不知嗎？

不是俄見就是忽見，實無計劃。

彼岸是紅塵還是「後紅塵」？

確是失考，考它做甚？干朝代年紀的事麼？敢

干朝代年紀麼？

無材故而未補乎？未補故而無材乎？

雖未補天，尚可傳奇，爬格子者差強己意。

第一，時代性不強。

第二，沒有理想與理想人物。

小才微善，足矣。否則即是妄。

無非假借，請高抬貴手，莫過於執。

不借俗套，只按自己的（獨創的）事體情理（生活邏輯）。

既中要害，又因模糊處理而嫌打擊面略寬。

親見親聞！叫做有生活依據。但並非全是親見，聞就隔着一層了。所以亦不能刻舟求劍，按圖索驥。

既可噴飯，又循興衰。

把此一玩，不排斥玩，當然不僅僅是玩。這就通情達理了。

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聞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上面記着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

當日地陷東南。¹⁰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¹¹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¹²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

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廟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



* 一個絕妙的愛情神話故事。

神話故事確又是現實故事的升華。是悲哀的愛情故事的飛升。

這個故事統禦着寶黛愛情故事的全過程。

令人神往。令人能不淚下！

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¹³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¹⁴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

只實錄，就能躲開傷時、淫穢的指責了麼？不傷時，不淫穢，就有了安全系數了。上保險。

亦道亦僧，亦色亦空，亦情亦僧，亦石頭記亦情僧錄亦金陵十二釵，亦荒唐亦辛酸，亦癡亦有味。中華文士實是辯證得緊！

很難找到比這二十個字更好的作家自嘆了。

石頭上寫的。

當一個像樣的作家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的時候，他確實不認為那作品是他老兄「編」出來的，而認為是先驗地存在於宇宙的某個角落——如大荒、無稽、青埂、頑石上的。

神仙非人物，人物非神仙。

又搞上發生學了。

發生學的魅力在於不清不楚。

笑比哭好！

美！

情結。

悲！

可見，為了「了」此案，要做許多「不了」「難了」之事。

忽成蠢物了！通了靈性才蠢了的。

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

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¹⁵不可預泄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固不可泄，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踱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乳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逗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

夢中的僧道徑入現實。

* 真還是假？有還是無？

中國式的哈姆雷特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真、假、有、無，四字，夠用一輩子幾輩子的了。

* 甄士隱這個人物

帶有以意為之的「圖解」色彩。為某種旨趣而造一個人物，難免。賈雨村作為對立面，是個俗而又俗的人，這個人物反而較生動，能寫得下去。俗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一味俗下去就噁心了。



「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卻是瘋話，也不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唸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漸漸。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

掛號完了還得銷號。掛號、銷號，至今活着的語言。

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

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¹⁶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

永晝？時間是個累贅？

僮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¹⁷之罪，略坐，弟即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

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醜陋，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僮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中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釵在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¹⁸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

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¹⁹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飲乾，忽

此時的雨村是低聲下氣的。

以鄙俗套套寫鄙俗之人。

俗與拔俗的巧妙運用與過渡，也是重要的小說做法。

甚俗則濫。甚超拔則成了斷線風箏。

從夾道中出去，不再相邀，春秋筆法也夠損的。

連甄家一個丫頭都能使雨村如此放在心上。

這也叫乘虛而入。

這也反映了人的價值「剪刀差」。

俗人吟詩，必有俗味，俗味經過詩的美化，又漂亮了些，易接受一些了。

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²⁰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僮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兩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兩村帶至都中去，使兩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²¹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

好急！

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²²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

宿命沒有邏輯。



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問卦。

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²³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該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跌足長嘆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²⁴的光景來。

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²⁵口內唸着幾句言詞道：

命不好，又加上了不太平，社會因素。

完全可以理解。

現成話是什麼意思？現成話是一些小人的話麼？

12

* 必將「了」，取代不了曾經的「好」，現在的「好」，渴望的「好」。
好是了不了的。再唱一萬年「好了歌」，仍是收效甚微。
知道「了」的趨勢，或可有助於一定程度的清醒。也就是可觀的悟性了。

* 士隱的註解並無太大的價值，因為跡近詭辯。
反過來辯亦可成立，笏滿床可以變成陋室空堂，陋室空堂也可以變成笏滿床。生生滅滅，向自己的對立物轉化，本是常理。轉化並不是單向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²⁶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²⁷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²⁸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²⁹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樑。³⁰擇膏粱，³¹誰



承望流落在煙花巷！³²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橫；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的切，解的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裊³³搶了過來揩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

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³⁴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³⁵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³⁶的官府過去。丫鬟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結尾處略見精彩：「你方唱罷……」云云令人啞嘆。
「為他人作嫁」的話亦有一定深度，反映了对意志論的一定的批判，反映了動機與效果的分離。

* 甄、賈故事先鋪墊，先預演，先給讀者一點思想準備。

倒也寫得從容。甄、賈故事難說多麼精彩，但作者心中有數，營造有方，不慌不忙寫來，好戲在後頭呢。
石頭、侍者、仙草太虛一番之後，以賈雨村上任終，也算一種色彩的變幻和調劑。

13

荒唐在於主觀意願與客觀效果脫節。

這就是小說了。簡單化也是小說家的武器。

對親閨女，總要好一點吧。

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體現。

- 1 飫甘壓肥：飽食香甜肥美的食物。飫、壓，吃飽、吃膩的意思。
- 2 繩床：坐具，又稱「交椅」，古名「胡床」。以繩網成椅面，可摺疊。
- 3 女媧氏：上古「三皇」之一，又稱「媧皇」，古代神話有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
- 4 大荒山無稽崖：與下文的「青埂峰」俱是小說中虛擬的地名。
- 5 簪纓：古代貴人的冠飾，代指顯宦。簪，固定帽與髮髻的長針。纓，帽帶。
- 6 偈：梵語，佛經中四句一組的頌詩。
- 7 文君：卓文君，西漢富商卓王孫之女，寡居在家，與司馬相如私奔，結為夫妻。
- 8 子建：曹植字子建，三國時詩人，建安七子之一。
- 9 空、色、情：皆佛教用語。佛教認為世間萬物俱虛幻不實，最終歸於空寂，是為「空」。色，指有形有質的事物，佛教認為「色」不過是瞬間生滅的假象。情，指對「色」產生的情感慾念。
- 10 地陷東南：東南的陸地下沉，此處指小說所敘姑蘇城的方位。古代神話：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致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陷東南。



- 11 鄉宦：退居鄉里的官僚。
 - 12 嫡妻：正妻。嫡與庶（側室）相對。
 - 13 造劫歷世：經歷人世苦難。劫，劫難、苦難之意。上文的「幾世幾劫」和下文的「三劫」則是言時間之長。佛經謂宇宙萬物的生成至毀滅的一個過程為一劫。
 - 14 三生石：三生是佛家語，又稱「三世」，指前生、今生、來生。唐人小說載，杭州天竺寺外有三生石。後人詩文中常用「三生石」表示宿緣。
 - 15 玄機：道家用語，謂深奧微妙的道理。此處意同「天機」。
 - 16 淹塞：滯留耽擱之意。
 - 17 誣駕：不能陪客的道歉之詞。
 - 18 芹意：謙詞，言薄微之情意。
 - 19 觥、罍：古代酒器。
 - 20 大比、春闈：舊時科舉考試分三級，第一級院試，由省學政主持，考府縣童生，考取者為生員（秀才）。第二級鄉試，欽點主考主持，試一省的生員，中試者為舉人。第三級會試，由禮部主持，考全國舉子，考中者為進士。鄉試、會試均三年一科，稱「大比」。
- 鄉試在秋天，稱「秋闈」，會試在第二年春天，稱「春闈」。闈，



- 指考場。此處的「大比」指會試。
- 21 黃道黑道：本為我國古代天文學名詞，黃道指日，黑道指月。後迷信者將每日的干支分為黃道與黑道，認為黃道主吉，黑道主凶。
- 22 社火花燈：原指社日的各種賽會，後來節日間的雜耍燈火，也稱「社火」。此處指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各種慶祝節目。
- 23 炸供：油炸祭神的食物。
- 24 下世：指死亡。此處說「下世的光景」，是不久於世的意思。
- 25 鶻衣：破舊襤褸的衣服。
- 26 夙慧：即宿慧，前世帶來的智慧。
- 27 徹悟：佛家語，大徹大悟，看破紅塵之謂。
- 28 笏：古時臣子朝見皇帝時所執之手板。
- 29 黃土隴頭：指墳墓。隴通壟。
- 30 強樑：蠻橫不講道理，這裡指強盜。
- 31 膏粱：富貴人家子弟稱「膏粱子弟」。「擇膏粱」意為選擇富貴子弟作為婚姻對象。
- 32 煙花巷：舊時妓女聚集的地方。
- 33 搭襠：長方形的口袋，一面中間開口，兩端可盛放錢物，大者可搭在肩上，小者掛在腰帶上。



- 34 喝道：官員出行，衙役前引吆喝，便行人趨避，謂之「喝道」。
- 35 軍牢快手：地方官手下的隸卒。
- 36 猩袍：紅袍。猩，紅色，稱「猩猩紅」，言其紅似猩猩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

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眾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在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匹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



尋女兒下落。

卻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為人人上人。

＊性情狡猾（不老實），擅改禮儀（弄權），外沽清正之名（有非分之思），暗結虎狼之勢（這一條最重，拉幫結派，搞小艦隊，朝廷決不能容），幾句話也是一面鏡子。

原來雨村因士隱那年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²今已升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

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³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蘭台寺大夫，⁴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聖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世祿之家，⁵卻是書香之族。⁶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

不厭其煩地真真假假。真假遊戲是概念遊戲還是人生遊戲？亦即，真假遊戲本身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剛當官就出口不俗了。二兩！怎麼也是「一夜無話」？

小轎，不是大轎。

婚姻是宿命的，而且是「政治的」，回顧成了「感情投資」。但雨村能對嬌杏產生印象，一定還有情與慾的原因。如果是位夜叉，回顧也只能嚇退雨村的。

無事才是做官的訣竅。

早已傷了眾了。

起碼的「修養」。

為官而放縱情感，哭哭笑笑，比雨村亦低一等。

「聞得」云云，是生拉硬扯上的。像電視節目主持人的那種拉扯法。既是長篇，難以一線到底，不管怎樣拉扯，該出場的人物一定要出場，該退場的一定要退場，服從大局，不足詬病。

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

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癒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⁷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

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鑑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⁸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

林如海的事無關緊要，但是還是要說「圓」。未可太吝筆墨。

假充，聊解，適可而止。並非所有人物的出場都要戲劇化，匠心化。

不翻筋斗，哪兒來的小說？

龍鍾老僧宜煮粥，不能是煮雞湯排骨湯燕窩湯蓮子羹。

作家與企業家的「聯姻」古已有之，「紅」已有之。

雨村也還到處有酒喝。心裡有底，不怕上一些閒閒散散乃至與前重複的場面。慢慢道來。



到那村肆¹⁰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却是都中古董行¹¹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藉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

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¹²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¹³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¹⁴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¹⁵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¹⁶遺跡，

說來話長，一部「紅樓」也沒說明白。

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佔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葳蕤潤澤¹⁷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殭。』」¹⁸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士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¹⁹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²⁰之家，翰墨詩書之族，

欲抑先揚。

死而不殭，本質與現象。

管理危機。

財政危機。

人事危機。

雨村非不世故，出此小兒之言，為了反襯子興的論述，不得不聽命於作家的調遣。

另一種可能，賈雨村裝糊塗，以使子興言之得趣。即是「套」子興的話，大凡陰謀家與誰說話都抱「套」的動機也。

襲了官卻一味好道，為什麼？誰知道？

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廝。²¹這位珍爺到也生了一個兒子，今年才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哪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才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



平靜中和？為何對賈珍就揭露，對賈赦就隱諱呢？

奇，怪異與奇（畸）零共存。反映了宿命論，也反映了視奇為災的尚同精神。

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卹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²²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²³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²⁴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周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頑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²⁵之功、悟道參玄²⁶之力者，不能知也。」

雨村忽然又高明深刻起來了。
宇宙學與人才學的綜論。

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²⁷而生，大惡者，則應劫²⁸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²⁹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³⁰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³¹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野草，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彼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

太平無為！

秀氣過剩症。

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

也算二重組合。



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³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大多是文人。

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

正是何意？又流露出對「不遇」的牢騷來了。

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³³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

有甄士隱就有賈雨村。有賈寶玉就有甄寶玉，最重視最喜玩味的是宇宙萬物的一種既是客觀存在的又是主觀臆想的對應關係。

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夠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

*曹雪芹寫榮、寧二府，由遠及近，由大及小，由鳥瞰至細描，漸漸靠攏。賈雨村與冷子興的這次飲酒對談，是為作家的交待輪廓服務的，兩個人的話其實更多的是作家的話。拿人物當傳聲筒，本是現實主義所忌，但小說又畢竟是小說，小說聽命於作者不是秘密。

好在主要人物主要關節都是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二人談話也大致符合客觀邏輯。如果膠柱鼓瑟地作為對二人的性格描寫來要求，就會失望了。

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

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³⁴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嫡娘所生，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字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唸作『密』³⁵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

可笑可愛，有幾分天真爛漫。乃真情矣。

你一段我一段，商量好了給讀者講故事。

起名字也看出身份和習俗來。



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³⁶何如呢？」

*讀《紅樓夢》可採此法：讀一段，回來對照溫習一下第二章的概述，收概述與具體進展相得益彰之妙。

雨村道：「正是。方才說政公已有了一個銜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侄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³⁷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出了一舍³⁸之地，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

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喝一杯酒才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說人閒話下酒，妙極，真實極了。讀者，您有這種美習嗎？

這算不算是一種認識世界研究問題的類似於為學問而學問的興趣呢？

反正看不出他們的交談有多少功利目的。當然，了解大人物，對於較小人物永遠是有用、很有用的。

- 1 攬撥：慇懃、促成之意。
- 2 外班：舊時科考中進士，除留京入翰林院者外，其餘分發外地做官，稱「外班」。
- 3 鹽政：與下文「巡鹽御史」同是鹽務官員。清初沿襲明制，各省設巡鹽御史，康熙以後改為「鹽政」。
- 4 蘭台寺大夫：作者虛擬的官職。「蘭台」是漢代宮廷藏書之處，由御史中丞執掌。
- 5 世祿之家：世代承襲前人的俸祿的人家。
- 6 書香之族：世代出讀書人的家庭。
- 7 西席：家庭教師之稱謂。
- 8 剎：梵語，指寺廟。
- 9 翻過筋斗來的：指飽經世態炎涼而看破世情的人。
- 10 村肆：村中小酒館。
- 11 古董行：買賣古玩行業。
- 12 同宗：原指同出一遠祖者為「同宗」。後同族同姓者亦可稱「同宗」。
- 13 門楣：楣是門上的橫木，「門楣」喻門第。「玷辱門楣」是使門第受辱的意思。



- 14 賈復：字君文，東漢南陽冠軍（今河南鄧縣）人，封膠東侯。
- 15 同譜：意即同一宗譜。
- 16 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均建都金陵（今南京市）。
- 17 葵藿溷濁：茂盛潤澤的樣子。
- 18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百足之蟲指蜈蚣一類多足動物。殭，倒。這裡形容家勢雖敗落，尚能維持表面繁榮。
- 19 生齒日繁：指家族人口日益增多。
- 20 鐘鳴鼎食：鐘是古代樂器，鼎是古代食器。擊鐘列鼎而食，形容豪門氣派。
- 21 胡廬：胡鬧胡混的意思。
- 22 主事：官名。各部所屬司下設主事，清代為六品官。
- 23 員外郎：官名。各部所屬司官的副手，清代為從五品。
- 24 進學：童生被錄取為生員，進入府、州、縣學，稱為「進學」，即成為「秀才」。
- 25 致知格物：研究事物的道理，獲取知識。
- 26 悟道參玄：研究領悟深奧的道理。
- 27 運：指祥和的氣運。
- 28 劫：指災難時代。



- 29 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為古代聖賢，即小說中所說應運而生的仁者。唐堯、虞舜、夏禹是傳說中的上古三代帝君。湯，商代開國君主。文，周文王姬昌；武，周武王姬發，為周代開國的兩位君主。周，周公旦，周文王之子；召，召公奭，周文王之子，周召為周代政治家，是賢臣的典範。孔，孔丘，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儒學的創始人。孟，孟軻，戰國時思想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董，董仲舒，西漢今文經學大師，儒學的大力倡導者。韓，韓愈，唐代文學家，儒家道統的遵奉者。周，周敦頤，北宋哲學家，理學開創者。程，指北宋程顥程頤兄弟，是封建理學思想體系的奠基人。朱，朱熹，南宋理學家，為理學之集大成者。張，張載，宋代哲學家。
- 30 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皆為古代暴君奸臣，即小說中所說應劫而生禍亂天下的惡者。蚩尤、共工：為傳說中的上古部落首領。桀：夏朝的亡國之君。紂：即帝辛，商殷的亡國之君。始皇：名嬴政，統一中國，建立秦朝的開國君主。王莽：漢代篡奪政權的奸臣。曹操：漢末政治、軍事家。桓溫：東晉時大將，曾陰謀篡位自立，未能成功而死。安祿山：唐明皇時叛將，與史思明率兵攻入長安，自號雄武皇帝，史



- 31 祚永運隆：意為帝位長久，國運昌盛。
- 32 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即小說中所說秉正、邪二氣所生之情癡情種、逸士高人、奇優名倡等。許由：相傳為唐堯時的隱士。陶潛：即陶淵明，東晉大詩人，曾為縣令，後歸隱。阮籍、嵇康、劉伶：皆為魏晉詩人，「竹林七賢」成員。王謝二族：東晉時最著名的兩個貴族世家。顧虎頭：即顧愷之，小字虎頭，東晉著名畫家、文學家。陳後主：南朝陳的亡國之君，名陳叔寶。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北宋末代皇帝，名趙佶，擅書畫。劉庭芝：即劉希夷，唐詩人。溫飛卿：即溫庭筠，晚唐詩人、詞人。米南宮：即米芾，北宋書法家、畫家。石曼卿：北宋文學家。柳耆卿：即柳永，北宋詞人。秦少游：即秦觀，北宋詞人。倪雲林：即倪瓚，元代畫家。唐伯虎：名唐寅，明代畫家。祝枝山：即祝允明，明代書法家。李龜年：唐玄宗時的宮廷樂師。黃幡綽：唐玄宗時

宮廷藝人。敬新磨：五代後唐莊宗時的宮廷藝人。卓文君：西漢富商女，與才子司馬相如私奔。紅拂：隋末越國公楊素的家妓，後與李靖私奔。薛濤：唐名妓，擅詩。崔鶯：即崔鶯鶯，唐元稹《會真記》、元王實甫《西廂記》中的女主人公，與張生相戀。朝雲：宋名妓，後被蘇軾納為妾。

33 體仁院總裁：作者虛擬的官銜。

34 女史：宮中女官名。

35 「敏」作「密」：古人對君主、尊前的名字有避諱之制，以示尊重，遇到這類字，要減筆畫，改讀音，或改書另一字以代。

36 東床：指女婿。

37 同知：地方官員的副手稱「同知」。

38 一舍：舍是古代計量單位，三十里為一舍。小說中說「倒退出了一舍之地」，是形容賈璉的心機才幹不如鳳姐。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¹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²看真確了。

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托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於內兄家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躬，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

又是巧了。

說上就上，說下就下，不必細問，這也叫能上能下。

再說賈政的好處。

弟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林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錢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

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³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信，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⁴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



又見。

街市之繁華，人煙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眾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眾小廝又退了出去。眾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⁶兩邊是抄手遊廊，⁷正中是穿堂，⁸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樑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才老太太還唸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

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

前後不斷照應，也是長篇小說的一個必要的麻煩。

得什麼意，將復出還是高攀？任何得意自旁觀之都帶有喜劇性。

尊卑與長幼不一致。長幼關係服從於尊卑關係。

先通過子興，二通過如海，三作者乾脆跳出來說賈政的好話了。

是禮貌，又不僅是禮貌。如果賈政是個壞蛋，悲劇性與認識價值反而貶損了。

先是聽得。開始見的。

黛玉並非不諳人情事理，而且自律不謂不嚴。不僅聽見，而且留「心」，在「意」。

西角門進都是這等景象，走正門該是何等隆重！

派！

更派！禮數愈多愈威風！

也是手續。手續引起敬畏，只是影響效率。

親人久別，見面先哭，這種風俗在一些邊遠地區至今存在。還是哭出點感情、人情味來的。